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全彩版 世界文明通史（第五卷）

远东与新欧洲



J.M.ROBERTS

[英] J.M. 罗伯茨著 陈德民等译

全彩版
世界文明通史
第五卷

远东和新欧洲

[英] J.M. 罗伯茨 著



陈德民 刘小燕 徐 瑛 陈 岚
范 阳 孙 娴 张 琳 译
陈德民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文明通史.5, 远东和新欧洲:全彩版/(英)罗伯茨
(Roberts, J. M.) 著;陈德民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The Far East and A New Europe

ISBN 7-208-03816-3

I. 世... II. ①罗...②陈... III. 世界史-普及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690 号

目 录

远东和新欧洲 2

1 印度 4

2 中华帝国 34

3 日本 62

4 分裂的世界 76

5 欧洲：第一次革命 90

6 新的境界，新的地平线 134

大事年表 162

远东和新欧洲

20世纪初依然还显得充满活力的人类生活方式，其实在中国和中华文明圈内早已建立起来了，其时间甚至远远早于欧洲人所谓的中世纪。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度次大陆。尽管那里最早的文明在至今仍是个谜的环境中衰落了，但稍后出现的、不那么遥远的雅利安文化却一直改变和影响着一地区以及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区，它决定了千百万人的基本生活模式。亚洲各社会(有的在当时已形成相当复杂的结构，有的直到最近依然很原始)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一直生活在由这些文化产生的传统之中。这些文化在数千年中几乎很少有变化，一直延续到更具活力的文化出现。新文化先是威胁着传统文化，有的取而代之，有的则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相比之下，欧洲在具有鲜明独特性的文明队伍中是个姗姗来迟者。在“黑暗世纪”过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仍看不出她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尽管她实际上是植根于基督教世界的更大的社会实体之中。不过到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末时，一个独立的欧洲传统至少已初具雏形，它建立在基督教和部分古典文明的基础之上，其中宗教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不过其他的有形力量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地理位置，或是由来自伊斯兰异邦世界的威胁所构成的环境)。不管怎么说，一个有关欧洲和欧洲人的概念，在经历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过程后，极其缓慢地、但毕竟是在形成之中。这一概念最终将统领长达几乎三个世纪的世界历史。

11世纪末，十字军以穆斯林教徒袭击朝拜近东圣地的基督教徒为藉口，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为解放位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地发动第一次东征。在此之前，东方世界几乎不知道西方有一个作为统一势力的西欧。此图描绘了来自西班牙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圣殿骑士在十字军东征中与其他军团的骑士并肩作战的情景。

¶ Henar G. de gozjas alcaide de bur-
gos guarda de nro señor el rey.



¶ Henar G. de ayelca.



¶ John G. de ayelca.



alffon G. de camaygo el moco.



1 印度

虽然专家和学者的陪同和参谋，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对于自己在印度将会看到些什么并不清楚。他可能以为印度河是尼罗河的一部分，由此以远则是广阔的埃塞俄比亚。而在此之前，希腊人早就对印度的西北部有相当的了解，那里是叫犍陀罗的波斯总督管辖区的中心地带。但对再远一点的地方就一无所知了。从政治地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段历史至今依旧模

糊不清。亚历山大东侵时期恒河流域各国的性质及各国之间的关系的相关史料至今仍难以找到。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政治实体一直是一个叫作摩羯陀的王国。它坐落在恒河下游，对流域的其他地区实行某种形式的统治。但世人对它的制度或历史仍知道得不多。印度方面的记载从未提及过亚历山大到过印度；同时，由于这位大征服者从未越过旁

印度艺术在笈多王朝时期进入繁荣阶段。此图是作于6世纪的阿旃陀岩洞壁画的局部，描绘的是乔答摩王子的宫廷中的一位妇女。



麦加斯梯尼关于印度的描述

“为了证明印度人拥有的艺术才华，他叙述了几个事例：印度人模仿马其顿人见过的海绵，用细麻线或细绳把羊毛编织起来，然后抽出细线，给羊毛染色；许多印度人还学会了如何制作硬毛刷子和小罐药膏；他提到，有人说印度人根本不会写字，其实他们在厚实的棉织物上书写文字；他还说他们还使用冶炼过的青铜器，但上面未加装饰。在报道中他还叙述了印度的另一方

面：印度人向皇上或有权势的人请愿时习惯上挺直站立，而没有跪倒在其脚下；印度还生产珍贵的宝石、水晶和各种各样的红玉和珍珠。”

——引自斯特拉博(公元前60年—公元20年)所著《地理学》第15卷。作者在书中转述了麦加斯梯尼的报道。



这枚公元前4世纪的银币上刻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的画像。他为征服印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最终他虽未达到目的就离开了印度，但古希腊文化却渗透至印度西北边疆的一些部落。

遮普以远，从希腊有关他那段时期的记载中，我们只知道他曾瓦解了印度西北部的小王国，却无从了解印度权力中心的情形。

孔雀帝国和麦加斯梯尼

在(希腊)塞琉西王朝时期，西方对旁遮普以东地区有了较为确切的了解。这一切的获得几乎发生在印度一个新的政权——孔雀帝国诞生的同时，印度历史的记载也即从这时开始。信息的提供者之一即麦加斯梯尼，他是由塞琉西国王约在公元前300年派往印度的希腊使者。他的见闻记述的片断历经很长的时间而得以保存，后来的作者多详加引用。他的足迹远至孟加拉地区和奥里萨邦，他作为外交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受到尊敬，途中他向许多印度人了解过情况。后来的有些作者认为他太轻信被采访者，因此其记述并不可靠。他们举例说，他讲过在印

度有些人靠香料而不是食物和水维持生命，有些人像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有些人长有极大的脚可以用来遮太阳，还有些是不长嘴巴的侏儒和动物。当然这些故事听起来很荒诞，但也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这些故事很可能反映了当时定居印度的雅利安人的明确意识，即他们在身体特征上有别于当地的土著人，也有别于生活在更远的中亚或缅甸丛林中的人。其中有一些看上去一定十分古怪，毫无疑问，他们的有些行为在雅利安印度人看来也十分奇特。还有些故事可能朦胧地折射了印度宗教中奇特的苦行做法。这些宗教习惯一直给外人以深刻的印象，并往往在口头流传中走了样。我们不必因这样的故事而怀疑讲述者，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讲的其他内容就都不真实了。如果这些故事多少反映了那些向麦加斯梯尼提供信息的印度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那么它们甚至可能有积极的价值。

年表(约公元前563—公元1605年)

约公元前563—前483年 佛陀在世	约公元前268—前232年 阿育王在位	约公元前78—101年 贵霜王朝最杰出的 国王迦腻色迦在位	公元1206年 德里苏丹国建立	公元1526—1530年 巴伯尔在位
0年		1000年		1500年
公元前327—前325年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	公元前320—约335年 笈多王朝的创始人 旃陀罗·笈多在位	公元1526—1858年 莫卧儿王朝 统治印度	公元1556—1605年 阿克巴在位	

旃陀罗笈多(月护王)

麦加斯梯尼描述了一个由伟人统治的印度，这个伟人就是孔雀王朝的缔造者旃陀罗笈多(月护王)。从其他文字记载中也可找到有关他的一些情况。古代人认为，他在年轻时目睹亚历山大

大帝入侵印度，因此产生了征服的念头。不管这一点真实与否，事实是他在公元前321年推翻了摩揭陀王朝，在该王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包括广阔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而且包括了(从塞琉西人手中夺得的)阿富汗大部和俾路支斯坦。他把首都设在巴特那，那里有其居住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为木质结构，不过关于印度的这段历史，考古学仍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从麦加斯梯尼的记叙中可以推断，月护王实行的是某种君主政体，但是印度方面的文献似乎说是一种专制的官僚体制，或至少是与此比较接近。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难以断定。它建立在先前形成的一些政治实体之上，其中有许多在组织结构上带有大众的和共和的性质，还有许多则是通过皇帝手下的官员等大人物与皇帝进行联系。其中有些官员名义上是臣民，而实际上往往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关于孔雀帝国臣民的情况也可从麦加斯梯尼的著作中知道不少。他除了罗列不同的民族外，还区分了两种宗教传统(一是婆罗门教，另一个显然是佛教)。他提到，印度人有食大米的习惯，除非举行宗教仪式，一般都戒酒，他多次提到大象的驯化，并介绍说在印度不存在奴隶(这一点让希腊人吃惊)。他在这一点上说错了，但情有可原。印度人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买卖，但是有些人必须为其主人干活，而且法律不允许他们离开。麦加斯梯尼还报道说，国王以打猎取乐，他从搭起的平台上、或骑在大象背上射击，和今天人们猎杀老虎的方式很相近。

据说，月护王晚年退隐，与耆那教教徒一起生活，在靠近迈索尔的隐居处按教规禁食而死。他的儿子继承父业，把由其父亲开始的领土扩张转向南方。孔雀帝国的势力穿过巴特那以东茂密的热带雨林，直达东海岸。第三代孔雀王朝最终征服了奥里萨，从而控制了通向南方和次

穆斯林的印度



穆斯林于11世纪从旁遮普开始征服印度。为首的是几个伊斯兰王朝，其中有些被称为“北”王朝(如巴拉王朝、塞纳王朝、洛哈拉王朝等)或“南”王朝

(如拉喜特拉库塔王朝、乔拉王朝等)。其他统治力量包括伽色尼王朝、古里王朝、德里苏丹国、突厥王朝，最后是莫卧儿帝国。

大陆的海陆通道。它在政治上所取得的统一在以后两千年内没有被超越过。取得这一成就的征服者就是阿育王，在他的统治下，一部有记载的印度历史才正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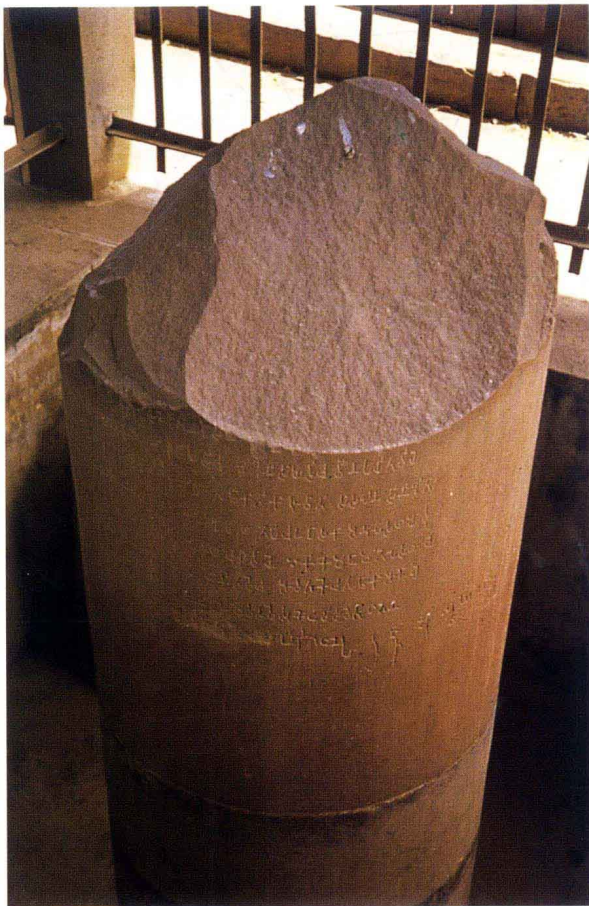
阿育王

阿育王时代的许多碑文被保存了下来，上面刻有阿育王给臣民制定的法规和命令。无论是这一传播官方信息的手段本身，还是碑文的独特风格都显示了来自波斯和古希腊的影响。毫无疑问，孔雀帝国各朝代下的印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和西方的文明有更频繁的交往。在坎大哈，阿育王留下了用希腊文和阿拉米语刻写的碑文。

这些证据表明，阿育王政府的成就已大大超过了麦加斯梯尼描写的情形。王室机构统治着一个建立在种姓等级制度上的社会。它拥有一支王室军队和一套官僚机构。和其他地方一样，文字的使用开创了政府统治和文化传统的新纪元。而且它似乎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秘密警察队伍，或内部情报机构。这架机器在阿育王指挥下，除了征收税收和保证通讯和灌溉以外，还负责传播官方的意识形态。阿育王本人在当政初期即转信佛教。与君士坦丁大帝在大战前夕转信基督教不同，他的皈依发生在一场伤亡令他震惊的战争之后。尽管如此，事实是他的皈依使他放弃了征服生涯，而在此前，征服曾是他的首要使命。这可能就是他无意攻占次大陆以外地域的原因。不过多数印度统治者都表现出同样的克制。他们从来没有统治蛮夷人的愿望。而阿育王的克制只是在他征服了全印度后才表现出来。

佛法

阿育王信仰的佛教的哲理全包含在他给臣



阿育王于公元前260年皈依佛教，他的训诫反映了深受佛教影响的一套行为道德准则。这根石柱位于印度北方萨纳斯的佛教场所，上面所刻的规诫提到不遵从佛教戒律而被驱逐的僧侣。

民的训诫之中，这些训诫被刻在阿育王时代后期(约在公元前260年以后)的石碑和柱子上。其影响是惊人的，它们相当于一套全新的社会哲学。阿育王的教诲有一个总的名称，叫做“佛法”。这个词由梵语中的一个意为“普天大法”的词语演变而来。其中的创意赢得了20世纪印度政治家的赞誉，他们钦佩阿育王思想的超前的现代意识。不管怎么说，阿育王的思想确实与众不同。他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尤其提倡宗教宽容和非暴力行为。他的教诲是笼统的而不是具体的，而且也不是法律。但其中心思想很明确，即提供行为的准则。这些教诲毫无疑问与阿育王本人的倾向和信奉一致，但阿育王并不想用它们去推进佛教的思想(他是通过其他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的)，而是想用它们来减少分歧。它们像是用来统治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帝国的一种手段。阿育王试图为建立起一定程度

拉贾斯坦邦拉那克勃市的16世纪的阿迪纳沙庙是印度最大的耆那教圣堂。由大雄(公元前599—前527年)创立的耆那教是婆罗门教派改革的产物。它从公元前4世纪的月护王时代开始一直受官方保护，至今仍是印度一支重要的宗教派别。



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统一寻找某种凝聚点。这种统一是全印度的统一。这个凝聚点以百姓的利益为基础，同时也依赖武力和秘密警察。他在某块碑文上写道：“所有人均是我的孩子。”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对自己推行的或许可称之为“社会服务”引以为豪。有时候这些服务的方式与天气相关。他曾宣告：“我让人在路的两边种上榕树，以便为人和牲畜提供遮荫处。”对于在辽阔的印度大平原上辛勤劳动和徒步旅行的人来说，这一极其简单的做法的价值是再

明显不过了。这些举措同时也促进了贸易。但是就像他挖的井和每隔十英里建造的客栈一样，榕树也是表达佛法的一种形式。但是佛法本身似乎不太成功，因为我们听说过宗派争斗和佛教徒的抵触情绪。

佛教的传播

阿育王在推进佛教的传播方面做得更出色。他即位后佛教第一次得到广泛的传播。过去佛

教虽兴旺，却一直局限在印度的东北部。现在阿育王派传教士到了缅甸，他们在那里做得不错。被派往锡兰的传教士做得更好，从此佛教在该岛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那些原先被看好、派往马其顿和埃及的传教士却出乎意料地并不怎么成功，尽管从古希腊世界的某些哲学思想中能看到佛教教义的痕迹，而有些希腊人也被说服转信了佛教。

阿育王时代佛教的繁荣可能部分地解释了婆罗门教的反应的原因。有人解释说，从大约这时开始流行的某些狂热崇拜有可能是婆罗门教对来自佛教的挑战的有意识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流行起对世尊毗湿奴神的最受欢迎的两个化身的崇拜。其中之一是形态多变的黑天，有关他的传说给信奉者以极大的心理上的认同感；另一化身是罗摩，他象征慈祥的国王、好丈夫和好儿子，是家庭之神。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也是在公元前2世纪开始最后成文。其中第一部的末尾被加上了很长一段取名为《薄伽梵歌》、或称“福音之歌”的诗。这一诗篇现在成为印度文学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也是印度最伟大的诗歌，后成为印度教的“圣约”经典。它围绕毗湿奴神及其化身黑天，阐述了如下的道德教义：一个人有义务履行他所属等级（又称“法”）赋予他的职责。它又给人如下训诫：如要升入永恒的天堂，对毗湿奴神的爱戴比任何其他值得赞誉的虔诚行为都灵验。

孔雀王朝的衰落

这些都是影响印度教前景的重要方面，但是它们要在孔雀帝国覆灭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得到充分的发展，阿育王去世后不久孔雀王朝即

告崩溃。孔雀帝国曾如此引人注目，因此它的消失令人大为惊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去寻找其特别的原因，但是真正的解释恐怕只有一个：帝国的崩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古代帝国中，国家管理所需的花费的增长最终都超过了技术资源所能提供的支持能力。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帝国就开始分崩离析。如孔雀王朝，它曾创造过伟大的业绩。他们征集劳工开发了大片荒地，藉此既养活了日趋增长的人口，又扩大了帝国的税收。他们建造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还发挥着作用。公元前3世纪，北方的陶瓷工艺传遍全印度，这也可证明贸易在孔雀王朝时期的兴旺发达。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其外交活动远达希腊的伊庇鲁斯。但是，耗费也是惊人的。政府和军队赖以生存的是一个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农业经济，它的提供是有限度的。虽然政府机构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似乎基本上实现了中央集权，但它



佛教最终几乎传遍整个亚洲。这一19世纪的盘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陀雕像出自缅甸，佛教至今仍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宗教。

骚扰旁遮普邦地区西部边界的马上弓箭手是安息帝国的突袭部队。右图为一枚公元前2世纪的安息硬币的正反面。



不可能效率很高,更不用说完美无缺了。在缺乏一个调控和更新机制以使政府独立于社会的情况下,权力一方面落入了主宰一切的皇帝的宠儿手中,另一方面则落入了只知道篡权夺权的地方上层社会手中。

政治上的一个缺陷在孔雀王朝之前就已根深蒂固:印度社会早已完全依赖于家族和种姓等级制度。印度人效忠的是社会机构,而不是某一个王朝或一个持久不衰的政权(更不用说国家)这一抽象概念。所以当印度帝国由于经济的、外部的或技术的压力开始崩溃时,它没有一个盲目跟随的民众来支持它。这充分表明了,阿育王未能成功地为帝国穿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此外,印度的社会习惯制度,特别是种姓制度极为繁杂,而且代价巨大。当一个人的出身无可挽回地决定其命运时,他在经济发展上的才能和抱负都受到了限制。印度的社会制度必定大大

阻碍经济的发展增长。

政治分裂重现

孔雀帝国的最后一代皇帝遭到暗杀后,印度恒河流域建立了一个婆罗门教的王朝,此后500年的印度史又是一部政治分裂史。中国自公元前2世纪末起即对此有历史记载,但是还谈不上这些记载对学者们就印度这段历史取得一致看法有什么帮助,甚至大部分的年代顺序都带有猜测性,只有总的发展过程得到了公认。

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生了一系列从印度西北传统的通道而来的入侵。最先来的是巴克特里亚人,他们是位于奥克苏斯河上游的原亚历山大帝国希腊人的后代,他们于公元前239年在印度和塞琉西波斯之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我们对这一神秘王国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它的钱币而获得的,而且还有许多空白。但我们知道,100年后巴克特里亚人已推进到印度河流域。他们是长达4个世纪的入侵的先锋部队。随后开始了一系列来自于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继巴克特里亚人之后,于不同时期在旁遮普邦定居下来的入侵者中有安息人和西徐亚人。据传,西徐亚的一个皇帝在他的宫殿里还曾接见过耶稣门徒之一的圣·托马斯。

贵霜人

一个来自中国边境的民族一路远道而来,在印度留下了又一个强大帝国的历史。其疆土从贝拿勒斯越过山脉直到大草原上商队行进的路线。这个民族就是贵霜人。历史学家仍在争论他们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关系,但是关于他们有两点似乎很清楚。第一,他们(或是其统治者)既

笃信佛教又保护某些印度教派。第二，他们的政治兴趣集中在中亚地带，他们最伟大的国王就战死在那里。

贵霜时期，来自外国、常常是西方的影响又一次强烈地渗入印度文化。这可以从它的雕塑艺术，特别是佛陀雕塑的希腊风格中看出来。可以说贵霜时期从另一角度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因为这一时期对佛陀形象的塑造近乎是一种创新。贵霜人在这方面走得很远，渐渐地用我们今天熟悉的佛陀雕像替代了原来的希腊式形象。这是佛教新的完善和发展的表现。佛教正在得到普及，并且逐渐趋于形象化和具体化，佛陀被尊奉为神。但这仅仅是众多变化之一。千禧年主义、对宗教的更热情的表现形式，以及更完善的哲学思想体系都交织在一起。如果要区分出究竟是印度教还是佛教属于“正教”，则难免会有些武断。

入侵者的同化

最终，贵霜人败于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侵略势力。3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河流域被阿尔塔薛西斯人占领，随后不久，另一个萨珊王朝的君主占领了贵霜王国的首都白沙瓦。这样的描述很容易使人感到厌烦，读者看这些文字时很可能会与伏尔泰产生同感：“要是说在奥克斯河和杰卡地斯河岸，一个皇帝推翻了另一个皇帝，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有点像法兰克国王们自相残杀的争斗，或像七国并立时代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之间的混战，只不过规模稍大一些而已。这一此消彼长的斗争除了显示印度史上两个永恒的事实外，确实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意义。这两个事实就是，西北边疆作为外来文化的进入渠道所起的作用和印度文明的强大的同化能力。没有一个外来民族

能最终抵挡得住印度一直表现出来的同化力。新的统治者很快就开始统治起印度诸王国(这些王国的根基或许可追溯到孔雀王朝之前公元前4—5世纪的政治实体)并接受了印度的风俗习惯。

外来民族从未深入南方。孔雀王朝覆灭后，

这一用灰泥粉饰的佛陀头像制作于贵霜时期(约公元50—240年)。虽然佛陀的脸庞存有早期雕像的希腊风格的明显痕迹，但也体现了十分明显的印度风格特征。



德干半岛一直处于分离的地位，并由它自己的达罗毗荼人统治。它独特的文化特征延续至今。虽然孔雀王朝以后雅利安的影响在这里变得更强大，而且印度教和佛教也从未在此消失过，但是一直要等到英国开始统治印度，南方和北方才又一次在政治上真正统一起来。

这座佛陀的青铜雕像制作于6世纪的笈多时代。许多笈多帝王都曾扶持资助艺术的发展。在笈多时代形成的许多艺术风格仍流传至今。



贸易

在这一混乱时期，战争并不是印度与外界接触的惟一手段。印度与罗马曾有过频繁的贸易往来，以致于普尼林还曾(无端地)抱怨说这给罗马造成了黄金外流。除了可以肯定印度曾派出使节进行贸易谈判之外，我们掌握的其他确凿信息并不多，但是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印度与西方的贸易在那时即已形成。地中海市场所需的一些奢侈品唯印度独有，而相应地，他们能提供的交换物也几乎只有黄金。这种贸易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由贸易往来而产生的其他有趣的洲际接触交往的迹象，海洋成了贸易各方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希腊语中也出现了泰米尔语表示商品的词汇。自从希腊化时代以来，从南部来的印度人就开始与埃及人有了贸易往来。后来罗马商人在南部海港住了下来。那里的泰米尔国王还曾用罗马人作保镖侍卫。有关圣徒托马斯的史料虽不确凿，但看来基督教应该是在1世纪左右从西部贸易港口开始传入印度的。

笈多帝国

几百年过去之后，北部印度才重新取得政治统一。在长达5个世纪的混乱后，一个新的王国——笈多帝国在恒河流域建立了起来。第一位笈多皇帝是又一个旃陀罗笈多，他于公元320年称帝。帝国中心位于巴特那，从此历代笈多帝王就在这里统治着该帝国。此后的100年里，北部印度摆脱了外来的压力和侵略，再次获得了统一。与阿育王帝国相比，笈多帝国的疆域虽不如其广袤，但是它统治的年代则更为长久。在笈多帝国统治下的北印度享有约两个世纪之久的



类似安东尼年代的国泰民安、鼎盛祥和——这就是被后人怀念的印度古典时代。

笈多时代的艺术

印度的艺术遗产在笈多时代开始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从远古时代起至石雕艺术臻于完善的孔雀帝国时期之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石柱是石雕艺术的重要杰作，代表了当地传统石雕艺术的顶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木质建筑时代形成的风格痕迹仍然在石雕和建筑上清晰可辨，希腊的影响曾被认为是印度石雕艺术的起源，实际上石雕的雕刻技术在希腊影响到来之前即已相当成熟。希腊人带来的是西方的新的艺术图案和技术，在流传下来的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上，这一直到公元纪年后依然可以见到。然而，在笈多时代之前，当地已形成富有文化特色的印度雕刻传统。此时，印度的艺术已见成熟，独具风格。笈多时代的人们开始用石料建造众多的寺庙(与发掘出的那些经过装饰的洞穴不同)，这些寺庙在

今天仍被认为是穆斯林时代之前印度艺术和建筑的辉煌成就的代表作。

文学

笈多文明也因其文学上的成就而为世人瞩目。笈多文学同样也有其深厚的根基。就在孔雀王朝建立之前，人们已将梵文语法进行标准化和系统化，这为文学能为整个次大陆的上层人士共同欣赏铺就了道路。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是梵文把两者连接了起来。许多著名史诗的经典文本都是用梵文所写(也有各种地方语言的译本)，印度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就是用梵文创作的。从朦胧的过去中逐渐发展的印度戏剧文化在笈多时代成型。从此，这个时代的戏剧文化传统便一直流传下来，直至今日，它在深受人们喜爱的印度电影中仍时有体现。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早在5世纪，印度的数学家们就发明了十进制。印度哲学的复兴也出现于这个时期。一般人可能会轻易地认为，十进制的发明比哲学思想的复兴

笈多时期石头寺庙的光洁、柔和的雕刻风格给印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长达几百年的深远影响。此图是从拉贾斯坦的笈多神庙废墟中发掘出来的5世纪的石浮雕，上面描绘的是正在欣赏舞蹈表演的恋人。

更为重要。这方面的复兴并不局限于宗教思想。但是对它反映了怎样的总体文化态度和方向,人们对此颇具争议。一个西方的观察家可能会对印度在如《欲经》的经文中极力推崇的性交技巧的掌握留有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些技巧对个人而言颇具刺激性,然而它最多只不过吸引和占用了极少数上层人物的一点点兴趣和时间。或者用一种否定的说法也许最为恰当:不管是婆罗门教传统强调的法,或是一些印度教导师提倡的苛严的苦行主义,还是如《欲经》等许多经文表达的对肉体享乐不加掩饰的接受,都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表现出的努力抗争和激进好斗的清教主义毫无相同之处。印度文明的发展节奏与遥远的西方文明大相径庭,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具有足以抵御外来文化渗透的巨大力量。

这些手稿残片是由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佛教学院收藏的100件类似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据考证,其中一些是早在2世纪的作品,但大部分残片是笈多时期(公元4至5世纪)后的作品。

印度社会

笈多时代的印度文明已经相当成熟。根据政治事件而编的年表在此是一个障碍,因为许多重要事件的发展跨越了人为任意划分的不同



迦梨陀婆的诗

“在你离开村子的时候
伤心的不只是你;
树木都因你的离去而伤感。
你只需看看:
鹿儿吃不下草,
樱树停止了舞蹈,
芦苇落下苍白的叶子
像是滴落的悲伤的眼泪。”

——节选自印度诗人迦梨陀婆的《沙恭达罗》

时期。不过从笈多文化中,我们已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发展得很完善的印度社会的存在。其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种姓制度。种姓等级制度在那时已使原来吠陀社会的四级分类复杂化,并逐步取而代之。在种姓等级制度的禁锢下,人们必须在严格规定的某些种姓内联姻,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能从事规定范围内的职业,使大多数印度人都依靠土地谋生。城市一般都是大的集市或朝圣中心,绝大多数印度人即使到今天仍是农民,依然生活在基本形态于前孔雀时代就确定了宗教文化的框框中。笈多文化后期的某些发展前面已有介绍,其他的则已跨越“笈多时期”,我们将另作介绍。无疑,笈多宗教文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在之后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继续不断发展完善。这一切在笈多时代的雕刻和雕塑艺术上得到广泛的体现。不仅如此,这些雕刻和雕塑艺术形象还与前笈多时期的浮屠和佛陀并驾齐驱,共同成为印度文化风景的永恒形象。说起来似乎有点矛盾的是,在对印度的研究过程中,主要由于其宗教艺术,在我们所收集到的有关古代印度人的材料里,与思想意识有关的内容反而要比物质生活方面的材料多。